



内敛系列

只在
心

爱没有边界

不分天堂地狱

魔

力

爱

情

快乐

1247.5/2213

出 版 责 任人：韓獻丑
印 刷 者：長治面挂

魔力爱情

林心乐 著



读者姓名

孙曼氏



10393360

定于801.1被至 8. 费用 5.1 一类书的尺寸 0.2 本共
北岳文艺出版社

ISBN 4-238-17310-1 · 1061 · 价 8.00 元

责任编辑：李 刚

封面设计：符晓笛

魔力爱情

著者 林心乐

内敛系列
魔力爱情
(台湾)林心乐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 · 1691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地狱来娶人天的宗不普度，天一母的燃灯女
“咚！”这回是一举双得，既同归，燃灯女又盖上
南道机械般地再盖上一个印章，随后将本子扔在身
后，他揉揉酸疼的颈子，抬起头看着桌上有如两座小山
高还没盖完的生死簿，心情变得像那些簿子，又厚又沉
重。

地狱的首席太子南道，在十年前由人间回来地狱后，
每天就一直重复着这种工作，盖——印——章。

十年之前，他也是过着类似这种无聊的日子，只不
过，不是在地狱。

十七年前，当时他还年幼，第一次出地狱到人间游
玩，在返回地狱的途中碰上了一个会收妖的得道法师，那
位法师一见到他，两袖一拢，就把这名地狱的首席太子
——未来的接班人收到口袋里，并且在他身上下了符咒束
缚他的魔力，卖给一间叫做洛贝塔的研究所，供一群科学
家研究。

那位法师卖了他后就走了，而洛贝塔研究所的科学家
们知道他来自地狱，但对地狱的情形不是很感兴趣，反而
对他那对尖尖的耳朵、黑鸟似的翅膀兴味盎然，每天在他

魔 力 爱 情

米
米
米
米
米
内

的身体上作文章搞花样，这个实验做做，那个测验试试，研究了七年，也没什么结果出来，直到有天研究所发生暴乱，他才乘机逃了出来，重回地狱。

但从洛贝塔研究所逃出来的十年里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为什么又跑回家来，因为，他在家的日子过得比在人间时更无聊更枯燥乏味。

在地狱的每一天，有管不完的死人冤魂来报到，等着他盖章下地狱，时间到了，他还要等一群阎罗来向他请安问好，向他报告人间的死亡人数，每当世界各地的阎罗在他面前排排站成两列时，黑红青黄白等等各种肤色脸孔的阎罗，让他看了就对这种生活提不起劲。

“殿下。”一名青面阎罗悄悄推开他面前如山高的生死簿，再呈上更厚的一叠给他。

“我都快下班了，今天的人却还没死完？”南道两手紧按着桌沿，忿忿地瞪着眼前另一批等待他的工作。

“还没有。”青面阎罗怯怯地把生死簿摆好，小心地看着他，“没有、没有，每天都有死不完的人，我为什么要二十四小时给这些人类盖印章？你看我们地狱像便利商店吗？”南道忽然伸手将青面阎罗提到他的面前问，在青森森的冥火照映下，他那俊俏的恶魔脸庞变得很狰狞。

“不像……”青面阎罗咽了咽口水，发冷汗地猛摇头。南道将青面阎罗一手甩开，抄起桌上的生死簿喃喃念着。

“这个，生前是小偷，而这个，生前是个骗子？”他放下手中的簿子指着另外一本道。“这个就更妙了，只是离过婚的负心汉而已，还有这个，他上天堂迷路了胡里胡涂地跑来地狱？”青面阎罗胆怯地望着南道愈变愈阴沉的脸孔问。

“犯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来地狱？什么货色都往我这里送，怎么，天堂都不收人了吗？还是天堂客满了？”南道的含怨吼声使得整个森罗殿隐隐震动，什么人都丢到地狱来，他们地狱又不是专收垃圾的地方！”樊朗拍土掌于个卦要面青“……姓

“小的不知……”青面阎罗被他的吼声震飞了老远，很辛苦地爬到他的面前忏悔。

“不知道就去查出来，少摆个绿惨惨的脸色给我看。”南道迁怒地指着他的脸道，一天到晚看这种青青怪怪的死人脸，他的心情怎么会好？贵西良一并去突

“人家的脸……人家的脸本来就是绿色的嘛……”青面阎罗很委屈地哭诉。

“我讨厌绿色，去换一张。”南道环着胸说，身后那双黑色的双翼示威似地张扬着。

“是。”青面阎罗低着头开始换脸色。

来南道本来只是说着玩的，谁知道当他转头看时，竟看到青面阎罗把整张脸皮都剥下来，在地上变出一排油漆筒，正准备上漆换另一种脸色。这用意真够狠毒的

魔力爱情

没事把脸皮剥下来做什么？而，偷小景前尘，个姿”

景只“是您叫我换一张脸皮的。”头部只剩一个骷髅的青面阎罗，张合着两排森白的牙。

“我叫你换你就换，你为什么不干脆把头摘下来让我当球踢？”南逍瞪眼，什么都唯命是从，连开个玩笑都不行？这地狱还有什么乐趣？

“是……”青面阎罗的脸皮还没漆完，又听命地把头摘下来，捧在双手，准备奉上给他。

“你还摘？”南逍的两眼几乎要喷出两道烈焰了。

“我……”青面阎罗捧在手掌上的脑袋，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把头装回去，不要抱着头讲话！”南逍瞪着那颗人头吼，手上拿颗人头对他讲话，他看了就倒胃。

“老哥，我来接班了，你就别再玩他了。”森罗殿里突然走进一名身穿西装、长相和南逍相似的男子，边走边叼着雪茄对南逍说。

“唷，二皇子，你还知道要来？”南逍的眼睛扫到那个早就该来接班的地狱二皇子——赛勒。

“塞车。”赛勒摸摸头发，随便找个借口给他。

“塞车？环狱高速公路塞车你还可以坐捷运，没搭上捷运你可以开私人飞机，再没有飞机你可以自己飞过来，说，你又泡上哪个聂小倩？”塞车？地狱交通四通八达，什么交通工具都有，用这个当借口？南逍轻扯了扯嘴角，两眼一瞪，就让赛勒嘴上的雪茄冒出大火，在赛勒来

得及扔掉前，化成一堆灰烬。

“我泡的不是聂小倩，我刚刚才和玛丽莲梦露聊完天。”赛勒低头看着地板上的灰烬，发现他老哥今天的脾气不小。

“她贿赂你让她去投胎？”南道挑着眉冷冷地问，他在这边辛苦地收人入地狱，而他弟弟老是收些小惠，让地狱开了个后门，专给女人方便。——“里玄……里玄”

“大家各有所获嘛，讲这样？”赛勒咧嘴直笑，眨着一只天生的桃花眼。

“风流皇子，再给我乱放人，小心我让你去冥河当船夫撑渡船。”南道将手掌按得咯咯作响，亮出白牙警告他，听说老船夫嚷着要退休正缺人手，他可以考虑让弟弟去接那个位置。

“我不出劳力的。”赛勒被吓得两眼不敢再眨，撑渡船？他这个金枝玉叶的皇子才不要做苦力。

“那就交班，这两座山，让你来盖。”南道拍着他的手掌道，离开他坐了一天的龙头椅，准备下班收工。

“你留这么多给我？”赛勒怪声地问，“这两座山，他要盖到什么时候？也许他还没盖完，又自动增加成四座了。只赚些辛苦钱罢了。”“你会来帮助我的，赛勒。”

“你有怨言？”南逍转过身，眼神像两道剑射向赛勒，他已经整整盖了一天，只剩下那些，还敢嫌

“没有……”赛勒干干地笑道，识相地在椅子上坐下，拿起印章，面对这些必须夜以继日处理的庞大

公务。

“殿下。”青面阎罗在把脸皮和头都装回原位后，手里拿着一封信件，叫住正欲走人的南道。

“吵什么？没看到我下班了吗？”南道不耐烦地问，把身后准备好要起飞的翅膀又收了回来，带着怒气瞪向他。

“这里……这里有一封刚收到的限时挂号，是从上面寄来的。”青面阎罗巍巍颤颤地呈上信件，低着头不敢看他眼底的怒火。“上面？哪个上面？”南道没有伸手去接，疑心病很重地问。“人间……”青面阎罗小声地说，据发信地址来看，是由人间用限挂寄来的。

“是谁寄的？有没有署名？”南道接着下巴问，他会有信从人间寄来？他可没在人间交过什么朋友，不过，仇人却有一堆。

“寄件人叫北遥。”青面阎罗翻过信的背面。“北遥？”南道讶异地问，那个仇家寄信到他家来了？

“老哥，你的朋友寄信来给你？”赛勒挣扎地搬开沉重的公文，勉强弄出一点空间看向他老哥。“不是朋友，是宿敌。”南道烦闷地顺着子夜般的黑发。当他还在人间时，他和北遥在洛贝塔研究所里，虽然号称南北逍遥，可是没有像名字般那么友好，反而都把对方当成。



“宿敌？不只我一个人看你不顺眼啊？他是你的好朋友？”赛勒开开心心地问，他老哥结仇的能力原本就比交友的能力强，会称为宿敌，那代表他们交情很深了。

容人“青面，替我把信拆开来。”南逍懒得理赛勒，他盯了那封信一会儿，决定不亲自接信，由人代为遭殃。

“你的信你不自己拆？”赛勒好奇地问，尤其老哥还一张非常凝重的脸色，更是让他好奇。“哼，谁知道那小子的老毛病改了没？”南逍自鼻里哼出一口气道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信，就是那个北遥不能信。

青面阎罗听话地替南逍拆开信，信封一开，一缕红色的毒气便冒了出来。“哇！信上有毒……”青面阎罗大叫，两只手被红色的气体烫得发红疼痛。

“早料到他一定会用这种方式跟我打招呼，他愈来愈没创意了。”先知先觉的南逍冷笑道，十年了，北遥耍手段的方式也不改一改，以为他还会上这种笨当？

“好可贵的友谊，老哥，你真会交朋友。”赛勒赞叹地向南逍鼓掌致敬，他还没有看过有人能感情好到这种程度。

“青面，信上说什么？”南逍思忖了半天，还是猜不出北遥这次搞什么名堂。

“这个北遥说要开同学会，请您务必今晚到场。”青面阎罗不再擅动那封有毒的信件，他蹲在地上看着念道。

“同学会？谁跟他同学了？”南逍不屑地转头，被关在一起叫同学？他学谁攀交情？

“他说……请您看在同居七年的份上，到上头叙旧情。”青面阎罗犹豫了一儿会，鼓起勇气念出暧昧令人容易误解的内容。

“同居？老哥，你曾跟他住在一起？”赛勒笑歪了嘴问，眉峰吊了老高地看他。

“少给我一脸贱笑，我们是在同一个笼子里被关了七年，不是同居。”南逍随手朝正在讪笑的赛勒一指，就让赛勒脸上的笑容定住，脸部无法做出其他表情。

“老哥……”赛勒用力地揉开脸上僵硬的表情，正经八百地问南逍：“你跟他有一腿吗？”

“赛勒，你还想要脑袋吗？”南逍的手上变出一把镰刀，把刀锋指向赛勒的脖子，笑呵呵地问他。

“要……老哥，这个北遥是什么来历？”赛勒眼睛不敢离开脖子上的那把大刀，手指轻轻地按住刀锋将它移开。

“天堂的逃犯，名列仙班的有名人物。”南逍没好气地说。

“神级的人物？你们神魔共处了七年？”他老哥在人间时跟神界的人有来往？还住在一起？

“我们神魔大战了七年。”南逍想起往事便开始磨牙，他的法力能在短短七年内增强那么多，就是因为有那个死对头。

“那……谁胜谁败？”赛勒猜不出神魔大战会是什么

魔 力 爱 情



结果，愈听愈感兴趣。

“没输没赢过，他会寄这封信来，可能就是想再跟我战一场。”南逍瞪着地上那封还在冒烟的信件，也许那家伙打了七年还不过瘾，现在还发战书来地狱挑战。

“地狱里就你的实力最强，好难得世上会有实力和你不相上下的神存在，而且还能和你对抗七年。”赛勒开始敬佩那个神级的人物，能和他老哥打七年还没死，实力应该不错。

“过了十年，我们的法力应该互有精进，再和他对阵，这次谁胜谁败还是个未知数。”南逍从不轻忽这名死对头的实力，他有公务缠身较没时间勤练法力，而那个天堂的逃犯，空闲的时间可多了，他不小心不行。

“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封信？”赛勒指着地上的信问他。

“青面，把那封信扔了。”南逍瞄了那封信一眼，决定不甩它。

“殿下，我还没把信念完。”青面阎罗看南逍就要走了，连忙在他后面叫道。

“他还有什么屁话没交代？”南逍停住了脚步没转头，他烦躁地问，怎么，那个北遥还有花样？“这个北遥说，您如果不去见他的话，他就亲自来这里找您。”青面阎罗继续读着信道。

“让他来，我会准备油锅等他。”南逍阴笑道，他会准备好地狱十八层不同的酷刑等他大驾光临。

“他还说他还要带些同伴一起来游览……”。青面阎罗



皱着眉头看着信尾写的话。

“同伴？”南逍愣了一下，除了仇人外，他还有什么同伴？

“他列了一串名单，上面有莫然、曲曼婷、羽衣……”青面阎罗蹲低了身子，照着信一个个念着。

“慢着，他要带莫然来？”听到他忌讳的名字，南逍急急地转过来问清楚。

“是叫莫然……”青面阎罗愣愣地说。

“老哥，你的脸色不对。”赛勒撑着下巴看他老哥如临大敌的表情，开始感到事情变得有些好玩。

“不能让莫然来，他来的话地狱会毁了，不，以他的头脑，他可能会把地狱搞成观光胜地，然后大赚一票，千万不能让他来。”南逍神色紧张地说：一个洛贝塔研究所都能被莫然搞垮了，谁知道那个智商超高的莫然会来地狱做什么？

“谁是莫然？也是天堂的人？”赛勒问着这个神圣的来历，他想，八成也是神级的。

“不，他是人类，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类。”南逍烦恼地重重踩着步子道，如果莫然是神级的人物还好办，偏偏他是最令人头痛的超级聪明人类。

“只是个人类，你紧张什么劲？”赛勒有些失望地道，人类没法力没本事，他还以为他能对那个莫然有多一点的期待。

“你没吃过苦头你不知道，小莫那家伙，他比十个北遥都可怕。”南逍摇摇头道，他和北遥都怕这个人类，他

们两个神魔可以战得不分轩轾，可是一遇到莫然，他们两个都只能竖白旗了。

“你不怕神，反而怕一个小小的人类？现在人间的人类都很可怕吗？”人间变成炼狱了？能训练出比地狱的人还可怕的人？

“人类里只有小莫可怕，我会和北遥关在一起就是他搞的把戏，我身上一直解不开的符咒也是他解的，而北遥宁可做天堂的逃犯不回天堂，就是怕有天小莫会上天堂去找他。”当年他被释放后根本不敢多留在人间，赶忙逃回地狱的原因就是为了莫然，连那个北遥也放弃了远在天堂上的家，有家不敢回。

“那你去不去你的同学会？”赛勒使用法力，让那张有毒的信飘至他老哥的眼前问。

“去，不去就严重了。”他不去，莫然就会来，到时候，就换他无家可回了。

“老哥，我要提醒你，你上次去了人间就莫名其妙被关了七年，这一次可以在七年内回来吗？”赛勒屈指算算，然后抬起头来问他。

“你会担心我的安危？”南逍挂着怀疑的表情看向他，他心里太清楚了，这个喜好玩乐的弟弟才不会去担心他在人间会有什么遭遇。

“我是担心我的手和耳朵，没有你办公，我会盖印盖到手废了，耳朵听那些阎罗念经念到生虫，你可以早点回家吗？”赛勒就是怕南逍又是一去七年，害他被公务累死。

“开完了同学会，我要去人间度假，你慢慢盖。”南道打算避开莫然和北遥在人间晃个一年半载，顺便借机逃开这堆做不完的公务。

“你不怕又被法师给收走捉去卖？”赛勒凉凉地讽刺他，当年跑去人间度假不小心被人捉去卖的人不知道是谁。

“十七年前，是我的法力没有修炼完全，现在，以我的法力，就算同时来了耶稣和释迦牟尼，我照样可以一手一个摆平，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好。”南道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，他早已不是昔日阿蒙了。

“我要代班到什么时候？”赛勒知道自己逃不过这堆公务，垂着头叹息地问他。

“那就要看北遥他们会不会又给我出什么意外。”南道一弹指，便将眼前的信件烧毁，现在他有无上的法力，也没什么对手，就只剩下那批家伙给他出的意外。

“意外？”赛勒将眉头皱成一条水平线问。

“对，意外。”



夜间十二点整，在台湾的云层上方出现了一神一魔，隔着飘浮的云朵，在空中对峙着。

“北遥，你寄那封信给我的用意是什么？”南道穿着一身黑衣，拍着黑亮的双翅，以深碧色的眼睛瞪着十年不见的老仇人。



“我想你身为地狱的接班人，在地狱里一定会因未来而很忙碌，只是想让你休息一下。”黑发蓝眼的北遥也长了一对翅膀，不过他翅膀的颜色是天使般的雪白，而且穿着也比较像人类，在人间待久了，他人类的气息比当神时还多。

“少来这套，我不会信的。”南逍盯着他脸上的夸张笑容，双手环胸。

“十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讨厌我？再怎么说我们也同居过七载。”北遥甩了甩长发，掩着脸，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。

“省省吧，小莫呢？”南逍半眯着眼道，这个被人类带坏的神，演戏的功夫颇有火候，骗别人或许行，但对他就起不了作用，尤其是在他想害人的时候。

“他和曼婷稍后就来。”骗不到这只魔，北遥的表情马上一变，懒洋洋地打着呵欠对他说。

“小莫和曼婷在一起了？”南逍很惊讶，那个在十年前就猛追曲曼婷的莫然，果然把那个恶女给追到了。

“小莫追她追了十年，那个有暴力倾向的女超人，最后还是被小莫给骗到手，连那种女人也追得到，小莫好像愈变愈聪明。”北遥头痛地道，十年不见，没想到莫然的智力更加高了。

“那种女人，也只有他敢追。”想到那个天赋异禀有着神奇魔力的女人，南逍就直摇头。

“谁说我是有暴力倾向的女超人？”曲曼婷踩着云朵，语气不满地走到他们中间。

魔力爱情

来未“曼婷，你当然是超人，记得吗？凡人是不会飞的，至于你的暴力倾向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念力有多厉害，当年还把洛贝塔研究所拆了一半，你根本就不像人类。”北遥指着离地大约有三千公尺的高度说，就算不说她有强大的念力好了，她不是神也不是魔，可是有哪个人类能够像她这样踩着云一路飞上来？

“那么，我也不是人类吗？”莫然从云朵中浮上来，漾着诡笑问，月光把他头上那一撮明显的白发映照得格外显眼。

“你……人类没有你那些特异功能，也没有你那种怪头脑。”北遥惧怕三尺地道，如果说曲曼婷不是人，那么莫然更不是人。

“羽衣怎么没来？”南逍很谨慎地问莫然，尽量挑着安全的字眼问。

“那个笨女人又要生小天使了，肚子太大飞不上来。”莫然鄙视地道，那个笨女人肚里塞了一颗球，想飞也飞不动。“那么……今晚就只有我们四个了？”南逍不安地和北遥交换一眼，小心地问他。“南逍、北遥，你们干嘛这么怕我？”莫然搔着下巴朝他们两个的胸口看了一会儿后，得意洋洋地问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南逍讶异地问，他又把人心摸透了？

“你又用读心术了？”北遥赶紧用两手遮住胸口，怕所有的心事都被莫然的读心术读光。